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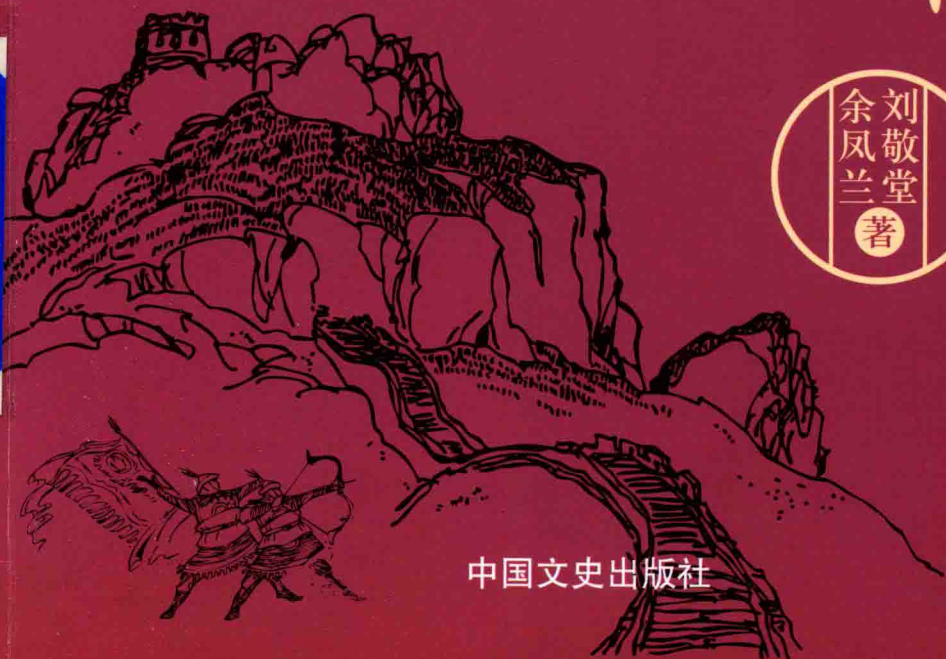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传记
小说丛书

辛弃疾传

风流总被
雨打风吹去

刘敬堂
余凤兰
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

李升疾傳

李升疾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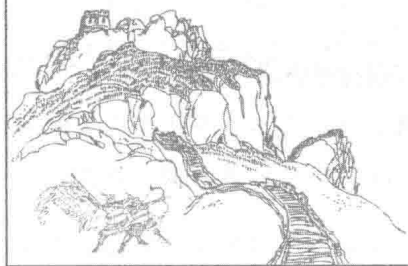
1997年12月

历史传记
小说丛书

辛弃疾传

风流总被
雨打风吹去

——刘敬堂 余凤兰 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:辛弃疾传/刘敬堂,余凤兰著. —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2017.7

ISBN 978-7-5034-9352-2

I. ①风… II. ①刘… ②余… III. ①辛弃疾(1140-1207)—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0660号

责任编辑:徐玉霞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www.chinawenshi.net

社 址: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 编:100811

电 话: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(发行部)

传 真:010-66192703

印 装: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16开

印 张:20.25

字 数:412千字

版 次:2018年3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56.00元

文史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录

- 001 第一章 混过关卡的云游僧人，竟成了县令家中的不速之客。涡河之滨的“曲水流觞”，被一队金兵全搅了局。
- 011 第二章 苏轼和岳飞成了少年心目中的偶像；在大漠深处，用鱼肠古剑剥下了野狼的皮。
- 023 第三章 赴任途中，鲁峰大师成了执鞭的车夫；路过青州，他记住了那个叫“骡子”的千户长。
- 035 第四章 草莽英雄揭竿而起，一根高粱秆插进了千户长的喉咙！开封城里来了位卖“泰山石”的石匠。
- 048 第五章 头一次纵马夜奔，就被手持板斧的黑影拦在了桥头！好心救下了戒规的僧人，却为自己埋下了祸根。
- 060 第六章 起义后的第一站，奇袭了青州西兵营，斩杀了作恶多端的“骡子”；再战攻克历城府，击退南北两路七千金兵。
- 073 第七章 认清了天下大势，毅然率军投奔耿京的天平军；三度救下了走投无路的义端和尚，其实是引进了一只白眼狼。
- 084 第八章 天平军的帅印深夜被盗，他一人单骑追凶，终于拎回了叛逃者的首级；纵论天下形势，义军决定归附南宋。
- 095 第九章 一匹泥塑的骏马，真的驮着康王渡过了长江？中原的觐见使终于在建康行宫见到了高宗皇帝。
- 106 第十章 千里奇袭，孤胆闯敌营，擒回了叛徒；英雄文武兼备，却被派往江阴，成了一名八品签判。

- 119 第十一章 签判江阴，无意间知道了一段皇宫的恩怨情仇；在江边凉亭，说书先生描绘了一个善于逃跑的“官家”。
- 135 第十二章 运送粮草的途中，释放了打劫的“强盗”；符离之战带来的隆兴和议，是第二个屈辱的条约。
- 148 第十三章 《美芹十论》呈上去了，却如石沉大海；收复中原，驰骋沙场已经成了遥远的梦。
- 163 第十四章 呈上《九议》，石沉大海；治理滁州，青史留名。
- 176 第十五章 “会子”贬值的痼疾，得到了有效的治疗。仅仅只有四百余人的茶商军，却搅得湖北、湖南、江西的官兵不得安宁。三个月的时间灭了茶商军，谁敢夸下这样的海口？
- 191 第十六章 三个月内，真的剿灭了茶商军，可是，心中却多了一份隐痛！
- 205 第十七章 用铁的手腕处置盗贼，以率直的个性和军中恶势力争斗，却不料也伤到了自己。
- 222 第十八章 一道奏疏直击朝廷要害，却被人轻飘飘地挡开了；心里想着黎民百姓的疾苦，对贪官污吏的处置绝不手软。
- 240 第十九章 藏起“御前金字牌”，两天变出了二十万片瓦！创建的“飞虎军”，成为金人惧惮的劲旅；开仓赈灾，敢于惩治屯粮的奸商。
- 258 第二十章 邻州百姓也是自己的百姓，拨出粮食支援他州的饥荒。虽因赈灾有功，却又被谗言所害，一贬再贬，削职为民了！

- 271 第二十一章 带湖买得新风月，耕读生活其乐融融；名人雅士汇聚信州，山水之乐有诗为证。
- 286 第二十二章 宦海无边，起起伏伏中藏着难测的凶险；岁月无情，蘸着热血写就的佳篇永远不会老去。
- 301 第二十三章 国破山河碎时，君王才想起了他；诏命送达时，却已回天无力了……

第一章

混过关卡的云游僧人，竟成了县令家中的不速之客。涡河之滨的“曲水流觞”，被一队金兵全搅了局。

千古李将军，夺得胡儿马。李蔡为人在下中，却是封侯者。

芸草去陈根，笕竹添新瓦。万一朝廷举力田，舍我其谁也？

——《卜算子·千古李将军》

1

1149年（宋绍兴十七年、金皇统九年）三月初二，是一年一度的寒食节。亳州的谯县城准时开了城门，城里的人提着装有果品食物的篮子和香烛烧纸，成群结队地涌向城外，到各家各户的祖坟山去祭祖扫墓。

离北门三里之遥的驿道上，有一座用圆木筑起的关卡，几名身佩弯刀的金兵，站在关卡中间，逐个检查进城的行人。在这些行人之中，既有运送柴草的牛车，也有挑着担子进城卖菜的菜农，还有探亲访友的男女，以及行色匆匆的客商小贩。其中还夹杂着衣衫褴褛、挎着破筐子讨饭的乞丐。金兵的检查十分仔细，不但要审问，还要检查所携带的物件。旁边城墙上贴着通缉告示，告示上不但有逃犯者的姓名、年龄，还有画像。每个过关卡的人都要与那告示上的画像进行对照，认定不是所通缉人之后，才能放行。若金兵对行人有所怀疑，便会被先行关押，而后送往旁边的大营进行审讯。由于通过关卡的人太多，检查的速度太慢，关卡前面便聚集了一大群人。

这时，从驿道远处匆匆走来一位僧人，也许是多日没有剃头了，头上的头发楂已有两寸多长。嘴上的胡须好像是一团干巴巴的野草，脸上尽是浮尘和灰垢，让人无法看出他的年龄。他身上穿着一件已分不清是什么颜色的破旧袈裟，脚上的一双圆口麻鞋已裂开了鞋帮，鞋头露出了脚趾。他左手端着一个黑陶饭钵，右手拄着半截打狗棒，打狗棒上有密密麻麻的牙痕，那是化缘时被看家狗咬过留下的牙印。他后背上背着一个小小的行李卷，当他走近关卡时，连忙放慢了脚步，因为前面关卡那里发生了骚动。

原来，一个金兵检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后生后，并没发现可疑之处，但仍不许他通过关卡。那个后生不服，要强行过关卡，却被几个金兵拦住，硬是将他五花大绑起来，押进了旁边的大营。





当轮到僧人过关卡时，他将手中的打狗棒和黑陶钵扔在地上，自己解开了破袈裟的扣子，等待金兵搜身。

一个金兵打量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僧人：“贫僧叫王家贵。”

金兵又问：“从哪里来的？”

僧人：“从青州的大悲寺。”

金兵：“要去哪里？”

僧人：“贫僧外出云游化缘，游到哪里算哪里。”

金兵搜完身后，指着他的行李卷说：“解下来，打开！”

僧人很坦然，取下背后的行李卷，解开捆行李卷的麻绳，打开以后金兵才看清，原来那是一张青灰色的狼皮！也许是春季返潮的缘故，狼皮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腥臭味。僧人看到金兵们都捂着鼻子，笑着说道：“这是贫僧睡觉的皮褥子。”

金兵对照了通缉告示上的画像后，便让他通过了关卡。

他卷起狼皮褥子，捡起地上的黑陶饭钵和半截打狗棒子，不慌不忙地朝潍县东门走去。

一阵“嘚嘚”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传来，转眼工夫四骑人马已飞奔到了关卡，四名金兵滚鞍下马，一个头目问道：“有没有个和尚来过？”

守卡的金兵答道：“是有个和尚来过，我等对他搜过身，还对照了告示上的画像，就放他过关了。”

“他去了哪里？”

守关的金兵伸手朝潍县北门指了指，说道：“他进城化缘去了。”

头目听了，大声对其他三人喊道：“快追！别让他进城！”说完，翻身上马，双腿一夹，便朝北门奔去。

云游的僧人刚刚走到城门口，忽听见身后有喊叫声，便疾步进了城门，一闪身便挤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了……

2

在潍县涡河岸畔，有个数百亩的柳湖，湖岸上尽是垂柳，旁边的柳湖书院，是一座远近闻名的书馆，这倒不是书院里辟有大堂、讲堂、崇文阁、先贤殿、明伦堂和宽敞的学生斋舍，也不是藏书楼里收藏着数千卷历代善本书籍，而是学院的主持刘瞻老先生。刘瞻是亳州人，字岩老，号樱宁居士。他学识渊博，诗词造诣不凡，尤其酷爱陶渊明的



田园诗，已有《樱宁居士集》和《中州集》刊行传世，是亳州一带名声显赫的大儒。此刻，他正站在讲堂里，向学生们讲述寒食节的来历——

春秋时期，晋国的晋献公已立长子申生为太子，但他十分宠爱妃子骊姬，想把骊姬生的儿子奚齐立为太子，便找了个借口杀了申生，申生的弟弟、公子重耳知道自己继续留在晋国，必将遭到不测。为了保住性命，他带着几个随员逃离了晋国，在各诸侯国之间颠沛流浪。

有一天，一行人在大山里走迷了路，重耳又累又饿，实在走不动了，便坐在地上，仰天说道：“我重耳死了事小，恐怕晋国的百姓们就没有出头之日了！”

追随在他身边的介子推听了，认为重耳虽身处困境，仍忘不了自己的百姓，知道他是位值得辅佐的人，便悄悄来到一个偏僻之处，忍受着剧痛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！又在火上烧熟，让重耳吃了。事后重耳知道了，十分感动，流着泪说，将来一定要好好报答他。

介子推说：“我不求公子的报答，但愿公子将来能做个清明的国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说完，一行人又继续上路了。

重耳流亡了十九年，终于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到了晋国，做了国君，史称晋文公。他封赏跟随他一起流亡的功臣时，却独独忘了介子推！经人提醒后，他便连忙派人去请介子推，介子推不来。于是，他便亲自去请，谁知介子推已背着他的老母亲躲进了绵山。晋文公便派人进山搜寻，但一直不见踪影。有臣子建议：从三面放火烧山，只留一面，可将介子推逼出来。

晋文公接纳了这个建议，于是命人从三面放火烧山，山上顿时火焰熊熊，浓烟滚滚。连续三天，青山都烧成了焦土，却不见介子推的身影。大火灭了之后，众人搜山才发现介子推背着他的老母亲，烧死在一棵大柳树下！他身上的衣服都烧光了，唯独他的后背抵在柳树的树洞上，还残留着一片衣襟，上面写有：

割肉奉君尽丹心，但愿主公常清明。
柳下作鬼终不见，强似伴君作谏臣。
倘若主公心有我，忆我之时常自省。
臣在九泉心无愧，勤政清明复清明。

晋文公读过之后，既悲且痛，于是下令礼葬介子推，并将绵山更名“介山”，封赠给了介子推，并规定：每年介子推被烧死的这一天，全国禁烟火，以纪念这位“士甘焚死不公侯”的贤臣介子推。



他讲完了，学生们还沉浸在介山的山火和浓烟之中，讲堂里鸦雀无声。也许是为了打破讲堂里沉闷的空气，他又换了个话题，说道：“按照古训，寒食日也是祭祖扫墓之时。”他倒背着双手，一面微微摇着头，一面一字一句地吟哦起来：

乌啼鹊噪昏乔木，清明寒食谁家哭？
风吹旷野纸钱飞，古墓垒垒春草绿。
棠梨花映白杨树，尽是死生别离处。
冥冥重泉哭不闻，萧萧暮雨人归去。

吟哦完了，他转头望着自己的学生，问道：“你们谁知道这诗是何人所作？”

学堂里坐着三十八名个头高矮不齐，年龄大小不一的学生，大的已有二十六岁了，最小的只有十岁，他就是潍县县令辛赞的孙儿辛弃疾。刘瞻刚刚说完，辛弃疾便站了起来，稚声稚气地说道：“先生，我知道，是唐人白居易所作。”

刘瞻又问：“此诗的诗名是什么？”

辛弃疾：“是《寒食野望吟》”。

刘瞻听了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明天就是清明节了，为师再吟哦一首。”

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半出城。
日暮笙歌收拾去，万株杨柳属流莺。

吟哦完了，他问道：“谁知道这是何人所作？”

自进了柳河书院以后，辛弃疾不但勤奋好学，而且才思聪慧，过目不忘，他已读完了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和《中庸》，还能背诵数百首古风和唐诗，也能背诵本朝王安石、苏轼以及苏门四学子的不少诗词，但却没有读过这首诗。他心想，自己答不上来，其他同学大约也……就在这时，只听讲堂后边有人喊道：“先生，我知道，这是吴惟信所作。”

辛弃疾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党怀英。

“诗名是什么？”刘瞻问道。

“是《苏堤清明即事》。”

刘瞻听了，笑着点点头。

党怀英是山西大荔人，兄长党魁英是潍县的县丞，党怀英比辛弃疾大了七岁，二人同住一个斋舍。他不但在书院里学业最优，而且颇善楷书，常受乡人们所托书写对联。他和辛弃疾一样，都是刘瞻最为得意的学生，在书院里，二人有“辛党”之称。

下学时，刘瞻大声说道：“当年的开封城里立有规矩：清明节，太学放假一日，师、



生可出城踏青郊游。本师宣布：明天清明节，本师与你们同去涡河之滨袞褌，我们也仿效晋人兰亭的‘曲水流觞’，如何？”

学生们听了，一齐欢呼起来。

3

寒食节之前，不是下着毛毛细雨，就是头顶上老阴着天。人们不但觉得潮湿、阴冷，而且心里也有一种说不明白的纠结。谁知到了三月初三的这一天，也就是上巳日，忽然云开天晴，初升的太阳给人间送来了阳光和温暖，也给人带来了好心情。

虽然大宋的都城开封被金兵占领了，但谯县城里人，还是仿效多年前的开封，在上巳日这一天，成群结队地出了城，或去乡间踏青、观景；或在草地上蹴鞠、牵钩；或在山坡上放风筝、荡秋千。涡河两岸，游人如潮，笑语不绝。

今天，太阳刚刚从东山露出了头，柳湖书院的学子们便离开了书院斋舍，在刘瞻的率领下，早早地来到了涡河岸边。已有五十八岁的田园诗人刘瞻，显得格外兴奋。他年轻时曾在开封、洛阳和济南等地参加过数次“曲水流觞”，当年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。

自大宋都城易主之后，他来柳湖书院任教，这还是第一次参加“曲水流觞”。

选定了位置之后，他告诉学子们，在春秋时期，周朝有一种袞褌的风俗。袞，就是袞除病气；褌，就是洁净身体。合在一起，就是洗濯身子、却病灾、祈吉祥，此风俗薪火不断，已沿袭至今。

当学子们在河水中袞褌时，刘瞻又讲述了“曲水流觞”的来历——

“曲水流觞”是晋代书法大家王羲之的首创。

当年，他与谢朓等四十一位文朋诗友，在绍兴城外举行袞褌仪式之后，便在兰亭的一条小溪旁席地而坐。他命人将酒盛于觞中，又将觞放在溪水上，任觞在溪水中曲曲折折、碰碰磕磕地漂流。当觞在谁的面前停留或打转转，谁就要即兴赋诗一首，若一时无诗，便要受罚，饮尽觞中之酒。那一次的“曲水流觞”，有十一人成诗二首，十五人成诗一首，有十六人因未赋诗，每人罚酒三觞。

活动结束后，王羲之将众人之诗集中起来，用鼠须笔在蝉茧纸上作序，又乘兴挥笔写下了《兰亭序》。此铭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。“曲水流觞”也就成了千古佳话，后人竞相模仿。

待学子们在河边坐好之后，刘瞻担心他们即兴作诗有些难度，便大声宣布：“大家可即兴作诗，也可背诵前人诗词。”说完，他命人将酒倒进酒杯。放在涡河上游的水面上，一只酒杯便随着水流一簸一颠地向下游漂去。坐在岸边的学子们紧张地盯着漂浮不定的



酒杯，生怕它停在自己面前。

酒杯在水中漂流了一会，忽听大家一齐欢呼起来，再看时，原来酒杯漂到了刘瞻身边，只见酒杯不停地打转转，转了一会，又碰碰磕磕地到了辛弃疾的面前，酒杯便不动了。

学子们大声喊着：“辛弃疾，赋诗！”

“辛弃疾，吟诗！”

辛弃疾有些羞涩，他不置可否地转头望着刘瞻。

刘瞻笑着说道：“你不是山东人吗？你就吟诵一首山东老乡李清照的词吧！”

辛弃疾是济南历城人，李清照是历城相邻的章丘人，这是刘瞻在为辛弃疾解围。

辛弃疾听了，正中他的心意。因为他十分喜爱这位女词人的诗词。他不但收集了李清照的四十多首诗词，又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，还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。于是，他站起来，背诵了李清照的《双调忆王孙》：

湖上风来波浩渺，秋已暮、红稀香少。水光山色与人亲，说不尽、无穷好。莲子已成荷叶老，清露洗、蘋花汀草。眠沙鸥鹭不回头，似也恨、人归早。

刘瞻听了，一面击掌，一面说道：“好！好！李易安的词，如章丘的漱玉泉，字字珠玑，超凡脱俗。”

不一会，大家又欢呼起来，原来，酒杯已停在了刘瞻的面前！他见了，哈哈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本师最敬重陶渊明，也喜欢他的诗。”

说完，他面对涡河，高声吟诵了陶渊明的《归园田居》。

有些学生害怕酒杯停在自己跟前，显得有些紧张，也有些学生希望酒杯停在自己面前，党怀英就是其中的一个，因为他心里早已有了准备。他想吟诵唐人高适的那首《别韦参军》。

果然如他所愿，酒杯真的停在了他的面前。他刚要站起来吟诵时，忽然一队金兵气势汹汹地赶了过来。一名头目模样的金兵恶声恶气地问道：“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刘瞻不卑不亢地说道：“没看见吗？我等在这里‘曲水流觞’。”

那个金兵头目第一次听说“曲水流觞”，顿时来了兴趣，问道：“什么是曲水流觞？曲水流觞是谁？”

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！刘瞻有些无可奈何，苦笑着说道：“你还是回去问问你们的上司吧！”

辛弃疾看到金兵头目不肯罢休，还在不断地纠缠，便愤愤地说道：“他们只知道杀人放火，抢田占地，是一群还没开化的女贞人！”说完，呼地站起来，想过去质问这些金兵：“凭什么扰乱我们的‘曲水流觞’？”

坐在辛弃疾旁边的党怀英一把按住了他，低声说道：“千万别惹事！他们也是奉命

行事。”

金兵头目又朝河边的学子们打量了一会，看到的都是一些十几、二十几岁的学生，便问道：“你们可看到有一个和尚？”

刘瞻听了，摇了摇头。

学生们也摇了摇头。

这时大家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这些金兵是在追捕一个僧人。

“看到那个僧人要向我们报告，你们听到了没有？”金兵头目瞪着眼睛朝师生们吼道。他回头朝士兵们挥了挥手，金兵们便离开涡河，去别处搜捕去了。

柳湖书院的“曲水流觞”就这样被金兵们搅乱了，师生们已经没有了兴趣，还没等到太阳偏西，便离开河边，回到了柳湖书院。他们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

4

辛弃疾的家在谯县署衙后面的一座颇为宽敞的院子里。他刚刚到家，管家辛文秋笑着问道：“少爷，今天的‘曲水流觞’可玩得尽兴？”

辛弃疾愤愤说道：“别提了！‘曲水流觞’被几个金兵搅砸了，我要是长大了，非把他们赶出中原……”

没等他说完，辛文秋连连向他摇手，又转身向客厅指了指，压低声音悄悄说道：“金营的敦武校尉，正和老爷在里边谈事呢！”

“敦武校尉？他来干什么？”

见辛弃疾不解，辛文秋把他拉到一边，说道：“听说是追查一个和尚，和尚是一名刺探金国的探子。”

辛弃疾连忙问他：“抓到了没有？”

辛文秋：“还没有，这不，他正和老爷谈论这件事呢。他要老爷在谯县城里张贴告示，捉拿这个和尚。”

辛弃疾听了，朝客厅瞪了一眼，便回到了自己的书房。

掌灯时分，辛文秋来到辛弃疾的书房时，他见书案上有一张诗笺，轻轻走过去一看，原来是岳飞的那首《满江红》，辛弃疾正忘情地在那里吟诵，他太专注了，以致辛文秋站在他身后，他也毫无觉察。

“少爷，老爷让我叫你去吃饭。”辛文秋轻轻喊道。

辛弃疾回过神来，朝辛文秋看了一眼，忙收起那张词稿，说道：“那个金兵校尉走了吗？”

辛文秋点了点头：“他已经走了。”





辛弃疾跟着辛文秋进了灶房隔壁的饭厅，见爷爷辛赞已坐在首位的椅子上。他向爷爷请过安后，坐了下来。

辛赞问他：“孙儿，你今天第一次参加‘曲水流觞’，有什么感想？”

辛弃疾：“先生正和我们‘曲水流觞’，不料来了几个金兵，说是要追捕一个僧人，耽搁了我们‘曲水流觞’的时间，也败了大家的兴，先生只好领着我们回来了。”

辛赞听了，并未问及那个和尚的事，说道：“快吃饭吧！吃了饭，你不是还要临颜真卿的帖吗？”

辛弃疾点了点头。

就在这时，忽听院子里“咕咚”响了一声，好像是什么物件倒了。辛文秋连忙出去查看，一会儿慌慌张张地跑回来，说道：

“老爷，有人翻越院墙，摔伤了，倒在南墙旁边。”

辛赞：“是个什么人？”

辛文秋：“好像是个僧人。”

辛赞听后，不再问了，急忙去了院子里，果然见到有人半卧在墙根旁。由于天色已晚，一时看不清那人的模样。于是，便和辛文秋把那人搀扶着进了饭厅。移灯一看，伤者是僧人打扮，辛赞心中便明白了！他让辛文秋取来跌打损伤的药膏，又为僧人换上辛文秋的衣服。

辛弃疾连忙添了一碗饭，递给僧人。僧人几口就吃完了，像是饿极了，辛弃疾又递上一碗水，僧人感激地看着辛弃疾说：“谢谢少爷！”

辛弃疾从地上拾起了僧人的行李卷和半截打狗棍，递给僧人。

辛赞知道，这就是金兵追捕的那个僧人。

僧人“扑通”一声跪在辛赞面前，说道：“贫僧王家贵，感谢大人的救命之恩，贫僧知道您是府衙官人，我不能连累您，告辞了。”

辛赞一把拉住了他：“现在外面正在追捕你，同为汉人，说感谢就见外了，你脚上有伤，走不了多远，你在我这里住下来，调养几日。我是县令，他们还不敢随便搜查我家。”

僧人听了，看了看自己的脚伤，点了点头。

辛赞又说：“师父是从哪里来的？不知金兵为何要追捕你？若无不便，还望相告。”

僧人听了，低头沉默了一会，再抬起头来时，眼睛已经红了。他说他叫鲁峰，因在金国想家盼归，便化名王家贵。他原是大宋皇宫的御林军，当年亲身经历了那场城破国亡、万劫不复的“靖国之难”，他边说，边流下了眼泪。

宋宣和七年（1125年），金兵兵分两路，直奔南下，目标是大宋的汴京开封城。这时，开封城里，依然是灯红酒绿，歌舞升平。

这天午后，宋徽宗赵佶睡醒了，忽然心血来潮，想去刚刚建起来的万岁山散散心。



蔡京笑着说道：“陛下，前不久从吕宋、天竺买来了一些孔雀、枣猴、袖犬、矮马等珍禽奇兽，还有一只通身雪白的长尾野鸡，生于南海，常在南极仙翁座前听经，已得灵气，此鸟叫‘南极侍者’，臣愿陪陛下前往观赏。”

赵佶听了，点头称好。当他们刚刚登上万岁山，一封十万火急的军报传了进来，金兵的两路大军已兵临开封城下！

军报像一声响雷，震得大宋君臣们心惊肉跳，赵佶觉得自己的两腿发软，一下子瘫在山径上了！待大臣们给他灌了药，扎了针之后，他才慢慢缓过气来。他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命给事中吴敏起草禅位诏书，将皇位传给长子赵桓，也就是后来的钦宗皇帝。

赵桓即位不久，太学生陈东登上了闻鼓楼，一边击鼓，一边历数蔡京、王甫、童贯、朱勳、梁师成、李彦六贼种种罪行，祈求钦宗诛斩六贼，以谢天下。

为了平息城中军民心中的怒气，钦宗决定将他们处决于都城以外，对王甫，先撤了他的一切衙职，抄其家产，押送永州安置，再派人将他斩杀于贬所！

第二个被杀的，是朱勳。先将他罢官贬往循州，再派人将他就地斩杀！

童贯被贬往黄州，半路上被斩下首级，高悬于城门示众！

梁师成被贬往彰化，半路上被勒死！

李彦被削官赐死，抄没家产！

六贼之首的蔡京，被贬儋州，他带着大量的钱财上路，沿途百姓却不卖东西给他吃，终于饿死在途中。

赵佶退位后，城外的金兵并未撤退，要求大宋的太上皇赵佶前往金营谈判。赵佶不敢出城，钦宗以太上皇受惊过度又痼疾缠身为由，自己代为出城谈判。

十一月三十日，宋钦宗率领京城一行大臣一进金营，就被关押在三间小屋子里，屋里只有土炕和两张毛毡，屋外有金兵把守，晚上用铁链锁门。

靖康二年二月六日，钦宗被废为庶人。

靖康二年二月七日，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。金人逼迫徽宗、钦宗两人脱去龙袍。

当时同去的宋臣李若水抱住钦宗，不让他脱去帝服，还对金人骂不绝口。金人恼羞成怒，用刀割断了他的喉咙，割下了他的舌头，至死他都是怒目圆睁。

说到这里，鲁峰已是泣不成声。辛赞一面安慰他，一面让辛秋生奉上热茶。鲁峰饮过茶后，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了，继续说着——

金兵进城后，不但索要一千万两黄金，白银两千锭，帛一千万匹，还日夜掠抢，任意杀人。除了抢光了宋库中的财物，凡是太庙中的祭天礼器、天子法器、各种图册、典籍、大成乐器、演戏所用的服装道具，全都掠去！同时，到处捕捉民间郎中、教坊乐工、厨师和工匠，以及年轻貌美的女子。掠不走的就肆意放火焚烧。



金兵撤离开封时，分为两路，一路由宗望监押，包括徽宗和郑皇后、亲王、皇孙、驸马、公主、嫔妃等，沿渭河北行；一路由宗翰监押，包括钦宗、嫔妃、太子、宗室、孙傅、张叔夜、秦桧等大臣，沿郑州北行。随行的还有被掳去的宫人、内侍、倡优、工匠、厨师等，以及数不清的男女百姓，共计八千余辆车，数万余人。

千里泣血、千里哭声……

建炎二年（1128年），徽、钦二帝被押到金国上京，他们在乾元殿里拜见金太宗时，金太宗封宋徽宗为昏德公，封宋钦宗为昏德侯。不久，金人又将徽、钦二帝押解到金国的一个偏僻小镇——五国城。在那里，两位君王品尝了生不如死的滋味。

因为是御林军，鲁峰跟随徽、钦二帝被押往金营。城破后，他又被金兵逼着去运送所掠财物。到了金国后，他趁着混乱，逃出了上京，在离上京三百多里的青云寺剃度出家，当了一名僧人。

在晨钟暮鼓的岁月里，他常常外出化缘，在化缘的路上，他熟悉地形并绘制了金国的山川、关卡、渡口、营库、道路等，想把这些地形图送往江南的宋军。没想到在谯县城外被金兵发现，他在城中东躲西藏时，又遇见了巡逻的金兵，慌乱中翻过院墙，跳进院子中，没想到是辛赞的府第。

鲁峰说：“给大人带来麻烦，我心中十分不安。”

“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放心好了，虽说金兵蛮不讲理，但是也不敢在我这里随便撒野。”

鲁峰有些不解，望着辛赞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。

辛赞说：“在下惭愧，心中压着亡国的石头，却在为金国效命，做了县令。”

鲁峰恍然大悟，说：“大人也是身不由己。”

“好好休息吧，等你身体康复了，我找个机会送你出谯县城。”辛赞说。

“梆！梆！梆！”街上传来了三更鼓声，辛赞问辛文秋：“文秋，师父歇息的地方安排好了吗？”

辛文秋：“安排好了，师父，请随我去歇息吧！”

鲁峰跟着辛文秋离开了客厅。